西北的芨芨草

陈韵华

我总说霞长得比江南人还像江南人,纤纤柔柔的,总忍不住想去保护她,尤其是她处事软糯,如河边弱柳。

她还是个爱做梦的女人,她的梦不繁华,至于梦能否实现,她从不介意。她在梦里是会飞的,会跳跃,像个侠客快乐自在。她的笑像小河的流水,纵然结冰也清澈透明。对她这样落地异乡的女子,梦,是她完整的伊甸园。

像一棵西北高原上的芨芨草,霞就这样自顾自在人群中盛开着自己的欢喜。

我一直认为此行她会是最快乐的一个,回到大西北,回到生她养她的家乡,她没有理由不开心。但每次从她的浅笑里,我总会捕捉到些许无奈,那是镶嵌在甜蜜边缘的无奈。

霞在西北娘家建了一个小院,院子里植物被归置在低洼处,她如数家珍般讲述着低洼草埔里的每一种花木,每一块石头。见那牡丹有叶无花的样子,龟缩在草丛中十分地尴尬,我问它开过花没,答:每年开花期我都不在。

我说石头放的位置不对,要重新布局。她就笑,我又看见了她的无奈。

这时,阳光穿过玻璃房,影影绰绰投射在土墙上,土墙上的茅草优雅地晃着,我说这堵土墙是这院子里最美的风景,她就放开嗓子笑出了声,声音亦如河水流动。

霞和很多人说起她的西北小院子,每每总让人羡慕,她便悄悄递上一句:明年夏天去我那院子喝茶。在岁月的每一个间隙,霞从来就不会藏着掖着,毫不吝啬地悄悄携带者自己的喜怒哀乐,行走在大西北与江南之间。

离她院子不远处,有处山泉常年汩汩流淌,她拿着桶去取水,我说院里不有自来水吗? 她便认真地说,那是山上流下来的,是老天恩赐的。我看见接山泉水的一根竹管子系了一根红布,红布有点褪色。

霞跪下,取水,动作虔诚。

有车从对面路上刮起一片土灰,而山泉水却依然清澈不染一丝尘埃。我双手掬起一捧吸入,清凉甜润。西北的高原白云下竟流淌着如此醉人的泉水,怪不得霞对这块土地如此迷恋,这汪山泉,该是治愈了她多少相思。生命在大地上行走,我们总是为自己支撑的轮廓所累,被那些赞美填补了一时的虚空,殊不知,有些东西就在来时的路上。

这么多年霞用文字为自己铺路,在江南延伸自己的梦,想来这汪泉水该是加持了她多少梦境。

一次与湟源作协合办的活动中,湟源人对她的亲近情真意切,他们亲切地称她为"湟源的女儿"。她谈的最多的是湟源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她说她的母亲,说她的祖父,说她生命里难以忘记的很多人和事,还说现在的文庙是她当初读书的教室。她娓娓道来,细腻而清晰地描绘着,一时错觉,竟然觉得她真有几分像回门的小媳妇,误入了文学园地。

江南的夏天总是闷热的,那些斩不断理还乱的烦恼,如夏阳般炙烤着人的耐心,霞受不住这样的压抑,总会在这个季节跑回西北去。

在她院子外面的树林里边,有溪流缓缓流过,当地人的"浪河滩"是最有意思的。大伏天,小树林里凉风徐徐,远远地,几拨人在偌大的树林里"浪河滩",我们也坐在树荫下,喝着西北最烈的酒,吃着大锅里炖的羊肉,烤馍的香味厚实地道,加上霞自己做的奶茶,我们根本就不想走出她的回忆,那个夏天是最美最难忘的。

在西北想江南,在江南想西北,在婆家与娘家之间穿梭,霞似乎注定嫁给了思乡。为此,她在西北的院子里特意打造了一间土坯房和一床炕,房间里冬暖夏凉。

天高云淡,西北的院子与土炕是霞留给自己的芳草地。

从西北到江南,又从江南到西北,几十年间,她像一只候鸟穿梭期间,我曾笑谈这是光周期现象对动物行为的影响。几十年的江南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烙痕太多,小碎花的布衣,飘曳的裙子,长发里增添的几缕白发,但始终抹不去她身上西北人的直爽,我们也就习惯了称她为"西北"。

在霞院子的后山上,长着一种芨芨草,也叫棘棘草,听人说这是一种中草药,草茎直立且坚韧,它的根须生长能力更强。斜斜的山坡上,它守着西北的荒凉,苦寒的寂寞,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机勃发。

我们几个人就猜测,后山上的芨芨草,心里定是有江南的白月光。

送你半树海棠花

天 凌

自从两年多前,儿子出国读书,婆母又在脑溢血治疗上花了不少钱,包蕾和郭成夫妻俩就戒掉了好多可有可无的嗜好:郭成不再集邮,也不再每晚喝一两罐啤酒;包蕾不再收集香水与茶具,化妆品也改用超市的开架产品。毕竟,确保孩子顺利求学,确保婆母的康复,是夫妻俩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

不过,郭成还是发现了妻子的某些变化,她的生活单调了不少。从前,每周五,包蕾都要买花回家,她会在下班路上专门去一家花卉批发市场,买郁金香、风铃草、向日葵或各种色彩典雅的玫瑰花回家,她吹着口哨,炫耀口哨中的各种变调,欢快走进家门,把风衣一脱就开始修剪花枝,她也会带回花市上的新闻跟郭成分享:

"今天看到一对老外夫妻,兴致勃勃买了一束白菊花,他们在说英语,说要去中国朋友家庆祝乔迁之喜,还说这种花很纯真无邪。天哪,他们一定不晓得这种颜色的菊花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你去阻止他们了?"

"没有,他们付过账了。我只是过去搭讪说,白菊花没有香味,中国人喜欢新房有花的香味,所以一定要买百合花。要把白百合花掺在菊花里一起包装,两种颜色晶莹透亮的花,就像搭建了一个水晶球一样,很美。他们照做了,希望他们的中国朋友能满意。"

这样的新闻总令夫妻俩莞尔,因此,当家里巨大的插花水晶瓶开始蒙尘,郭成心里是遗憾的,他很想告诉妻子,买花投资不多,却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家里的气氛,还是非常值得的,转念一想,包蕾现阶段怕是不会听他的规劝,就想着另辟蹊径。

早春,加班到7点,郭成乘坐公交车回家,路上,他发现快车道与慢车道之间,正有园林工人架着梯子,抢在雨水的间隙修剪花树,他便当机立断,在中途下车。他走近一看,原来这好几公里的长路上,种的都是专门培植的海棠树。园林工人听闻来意,很乐意郭成把这些花枝捡回插瓶,他站在梯子上,替郭成留心慢车道上送外卖的电动车,提醒他避让,还解释说:"看到没,我们要把这些海棠树都修建到绿化带的界限内,要是让它到处胡乱支棱,伸展到快车道的那边会刮伤车窗玻璃,慢车道的这边,万一人家忘戴头盔,划伤脸也是可能的。"

交流甚欢,当园林工人得知郭成捡了这些花是要去送老婆,那汉子黝黑的脸上浮现了笑意。他让徒弟从小皮卡的驾驶室里,拿了一件备用的荧光背心出来,让郭成暂且穿上。他说:"你不急回家吧,站在梯子上看,往北50米有一株海棠长疯了,按照安全标准,我得把那歪斜的主枝裁掉快1米,比这些二三十公分长的花枝气派多啦,你等一等我,我把它锯下来送你。"

闲着也是闲着,郭成便临时当了园林工人的助手,与他的徒弟联手清扫,把裁下的花枝赶紧运到小皮卡的后座上去,避免散落一地的枝条在黑暗中绊倒骑车人。在清扫之余,他把姿态美好的花枝留着,想象包蕾接过这些花的惊讶表情,是的,刚刚停歇的微雨让这些花都湿漉漉的,花苞是深粉色的,花朵是浅粉色的,雨水让淡黄色的花粉沾染得到处都是,很快,郭成的衣袖和衣襟上,都是海棠花湿漉漉的花粉。

终于,那枝疯长的主枝被递到他手里,目测高度竟有1米多,有一半花苞还没有盛开。园林工人挥手让他赶紧回家:"记得斩个鸭子、买罐啤酒再回家哦,都有那么大一枝花了,还能没有酒?"

载着郭成的公交车是向北开的,当车子再一次路过那辆黄色小皮卡时,他使劲向外挥手,随后,他听见背后传来乘客惊讶的搭话:"这么大一枝花,简直是半棵树哦,你是在哪里买的?"

郭成回过头来,看到了陌生老妇人笑盈盈的脸,不知为什么,他立刻从另外抱着的一大捧花枝中,抽出两三枝递过去:"园林工人送的呢,也分您两枝,一同赏花。"

侍御史王义方

侍建国

王义方,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人,少孤贫,博通"五经"。新旧唐书散记其末节,"齿"引起笔者即时兴趣。今修订拙文"戴胄、裴矩与释之"篇,见"敢于直谏的诤臣,凭借对信仰的坚持而置或遭祸害予不顾"诸文字,又想起侍御史王义方,其位不彰,却坚守信仰,无计后果,令笔者奋然执笔。

侍御史隶属御史大夫,负责纠弹百官。义方为人清廉,不附权势,《新唐书》(卷112)载:义方为御史时,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佳树,得无欠偿乎? 又予之钱。唐刘肃撰《大唐新语》(第25章)记叙更详尽,写他被黜后曾戏言买庭宅追付树款之事,是为升宰相作铺垫,以示大格局:

王义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间细务。买宅酬直讫,数日,对宾朋,忽惊指庭中双青梧树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宾朋曰:侍御贵重,不知交易。树当随宅,无别酬例。义方曰:此嘉树,不比他也。及贬黜,或问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

新旧唐书还记录当年魏征身居高位,觉义方有才,欲将夫人侄女妻之,义方推辞不取;不久魏征去世,义方才娶。友人问其然,义方说:"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之前不想攀附宰相,现在感恩宰相知己。而义方无计后果、坚守信仰之举,最让笔者感慨的是弹奏宰相李义府。《旧唐书》(卷82)这样描述李义府为人: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高宗时李义府升任中书侍郎,当时洛州女子淳于氏因奸情拘于大理寺监狱,李义府听闻此女长得漂亮,便指使复审该案的大理丞毕正义为其脱罪,自己要收她为"别宅妇"。后大理寺长官对此案心存疑惑据实上奏,李义府害怕劣迹败露,逼毕正义狱中自缢而死,以断绝实证。王义方对宰相弹奏之前,曾询问母亲的看法,母曰:"昔王陵母伏剑成子之义,汝能尽忠立名,吾之愿也,虽死不恨!"母亲说汉高祖初王陵领兵随刘邦,项羽将陵母置军中。陵母为使王陵无二心,遂伏剑而死。于是义方毅然上奏,请重审毕正义死因,诛杀奸臣;又廷劾义府:此而可恕,孰不可容……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而唐高宗却嫌义方言词不逊,毁辱大臣,将义方贬任莱州司户参军。退朝后李义府颇为得意地问:"王御史妄相弹奏,得无愧乎?"义方正色道:孔子任鲁国司寇仅七日便诛杀少正卯。我王义方任御史十六日,却不能诛杀奸邪,"实以为愧"。义方被贬渤海莱州后,聚徒教授,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年五十五。

龙朔二年,高宗改官制,李义府更任司列太常伯(吏部尚书),他奏请皇上将祖父改葬至永康陵侧,并征调七县民工昼夜不停地运土筑坟。各县争相馈赠奠仪,送葬队伍绵延七十里,其中高陵县令张敬业,因"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李义府能力平平,依仗昭仪皇后的权势卖官鬻爵,对官吏的业绩审理全凭本人好恶。后遭人上表罪状,经刑部尚书刘祥道查实,高宗下制将其除名长流延州(今广西南丹县)。李义府被流放后,一张《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的捷报四处张贴,"朝野莫不称庆"。乾封元年,高宗封禅泰山,大赦天下,却不许长期流放的罪囚返回,李义府忧愤不已,发病而死,年五十三。"进身以笔,得位由奸"是《旧唐书》对宰相李义府的评价,也是修史官对唐朝文人出仕最鄙者的经典概括。笔者曾属文唐相许敬宗学问虽有,人品不佳,他的"田舍翁易妇"成一则笑话;与许敬宗同时暗中支持高宗易后的还有李义府,彼时他在朝廷的外号"李猫",后称"铜山大贼"(家中钱财堆积如山)。《新唐书》索性将许敬宗、李义府置列传"奸臣上"。

《大唐新语》(第25章)载:初,义方将弹李义府,惧不捷,沉吟者久之,独言曰:可取万代名耶? 循默以求达耶? 他日,忽言曰:非但为国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弹焉。坎坷以至于终。从这段叙述看出,义方在劾奏宰相李义府前虽获母亲支持,还是担心此举不捷或被累害,犹豫良久,常常自问:想留万代英名耶? 抑或沉默以显达耶? 一日幡然醒悟:非但为国除害,还能扬名身前。于是弹奏,结果由此坎坷至死。官史未录此段,但从义方买宅加树款所讲之大话以及魏征欲嫁其妻侄义方所言之真心话判断,侍御史的这段心里话大概向人透露过,它更体现义方的真情实感和为信仰而甘愿付出。

关于对王义方的评价,义方卒后十年高帝与后成为三朝元老的魏元忠一段对话最为经典。《新唐书》(卷122魏元忠传)载:

帝尝从容曰:外以朕为何如主? 对曰:周成、康,汉文、景也。然则有遗恨乎? 曰:有之。王义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莱。议者谓陛下不能用贤。帝曰:我适用之,闻其死,顾已无及。元忠曰:刘藏器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今七十为尚书郎。徒叹彼而又弃此。帝默然惭。

高帝曾随意问起:朝廷之外认为朕是怎样的君主? 魏元忠答:是周朝成王、康王及汉代文帝、景帝那种君主。高帝问:然而有遗恨吗? 魏元忠答:有。王义方是一世英豪,却死于草野。议论说陛下不能任用贤能。高帝曰:我正想用他,听说他已死,后悔来不及了。魏元忠说:刘藏器的品行与才能相称,陛下是知道的,如今七十岁任尚书郎。徒然叹息那位却舍弃这位。高帝默然无语,感到羞愧。

这里补充一些刘藏器事迹。《新唐书》(卷201)载:刘藏器高宗时为侍御史,朝中卫尉卿尉迟宝琳胁迫他人为妾,藏器弹劾让其归还,宝琳私下向高宗求情不归还,藏器再劾再止。藏器说:法为天下规范,万民所共,陛下舍法从情,法如何施行? 今宝琳私请,陛下听从;臣公开弹劾,陛下亦从。今日从,明日改,臣等如何遵法? 匹夫匹妇都担忧失信,何况天子! 高宗下诏同意,内心却不高兴,稍后迁藏器比部员外郎。於戏! 无怪乎"义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莱"。

富贵龘龘 (国画) 夏瑜卿

十里溪韵味

陈立仁

喜欢一个地方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喜欢一个人,从看第一眼起,就觉得很亲切,有着似曾相识的温存。这以后,身影,笑靥,总会在不经意间浮现在眼前。

位于金寨县青山镇姜河村龙井自然村的十里溪,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也曾想象十里溪的美,可做梦也想象不到它出现在我眼前时,竟是如此的形象。有老半天工夫,我对这眼前美的景色,都有点不敢呼吸了,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境。十里溪就像是清水出芙蓉,清新自然,含蓄优雅,融小家碧玉的典雅美丽、大家闺秀的大气高贵于一体。似淡抹写意,又如泼墨重彩,一幅美轮美奂的天然山水长卷。

大美十里溪,美无处不在。

水美。十里溪的8处瀑布,大有"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的气势,尤以登天瀑、莲花瀑、佛赐瀑异常雄伟壮观。登天瀑还有个传说,说是这里可以登天,如果能得到仙人的指点,由此一路青云,直达天廷;14个大小水潭中的龙井潭、龙尾涧悠长静流,在深山密林间溢彩流光,溪水时而飞岩成瀑,时而清泉石流,时而静如玉镜,只此一水,耳朵听是声音,眼睛看是色彩,嘴巴含品出味,肺腑纳生就情;更有石板溪、仙人扫地、章鱼石等奇石妙画。峡谷里,大大小小的石头奇形怪状,姿态万千。有的似金龟探海、憨态可掬。有的如猛虎打斗、互不相让。有的似恩爱的海狮,深情对视。有的如巨蟒出山、势不可挡。有的似弹跳的青蛙、上蹿下跳……河床及两边的岩石,经过日晒夜露、风吹雨打以及柔水的滋润,更是充满灵性,岩石上的花纹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不仅充溢乡土野趣,还显人文气息,一方旖旎而颇具神韵,称得上毓秀。洗心革面,回肠荡气,我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上善若水,一时怎么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山美。十里溪在山中,山在水中,碧水抱山环,既有烟波浩渺,气势磅礴,千姿百态,又有如翡翠,似碧玉,大小高低,相映成趣。周围的山峦,重重叠叠,峰峦起伏,三层、五层,甚至可见七层、八层的重叠,近视,树叶都可见,也时见高出树丛的独立巨石,形态像是在奇想;远望,如一面蓝色屏风,渐远渐淡,直至淡如远天。远远近近,浓淡相宜,时有白云飘出层峦之间。山因水增辉,水因山增色,从而使整个十里溪摇曳多姿,生动活泼,变化万千,既开朗, 又含蓄;既豪放,又委婉,韵味无穷。

闲庭信步十里溪,悠然画中游。山,拔地而起、巍峨峥嵘;林,茂林修竹、四季苍翠;石,绵延十里、奇景迭出;水,清澈见底、温婉如玉;瀑,从天而降、声势夺人。风声、水声和鸟鸣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交织成十里溪天籁之音。

人在水边行,人在水下看,不仅眼与景密切,而且心与物相印,心旷神怡,自然就引发出一种遐想,一种神思,任凭思绪如御风般飘逸。那遐想与神思,来源于碧水,萦于青山,驰于蓝天。我忽然就产生出一个奇妙的幻觉来,疑心那涟漪中心会不会就升出一个什么神仙来……

神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遇到了一个当地名叫"神仙"的老人。老人健谈,说了好多好多大美十里溪的话。老人说,十里溪这一切,都是"山有脑筋水有血性"创造的。有脑筋的山,有血性的水,是有生命的。一座山有了生命,水有了血性,就携着地气与史迹的星芒,裹着自然与众生的力量,成为每一个亲近十里溪山的人,都会有用语言无法描述的怦然心动,就会欢笑着把十里溪的五彩斑斓涂抹在脸颊和眉梢上。山有韵,水有味,于是,游人那一步一步地前行,总觉得太缓,视线太短,镜头太浅,文字太轻。终究,只能让它任意闪过。

老人动情地诉说,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拖着一点泥,带着一点水,踏实,真美。一千个人眼中看十里溪的美,有一千个美的十里溪。美在身边,看你怎么发现。老人把爱十里溪的美安到了心上,说出话来有水和泥土的气息,也有哲理。

我开始品味起十里溪来。品味十里溪,就是品味自然界的一道美学课题,品味生命过程的人生况味。十里溪是一壶陈封千年的老酒,醨醇却不辛辣;十里溪是一杯流芳百世的名茶,淡雅而又隽永;十里溪是一部美妙绝伦的山水志,一幅完美无瑕的中国画,是一首韵味无穷的抒情诗,是一曲余音缭绕的协奏曲。

十里溪的山会染绿我的身影,十里溪的水会浸润我的心灵,十里溪的民风民情会温暖和打动我的一生。期待是善念,祈愿十里溪,山水形成的一个气场一定会更辽阔,会有更多一份诗意,让人感受得到这一方山水的气韵和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情怀,一定会有再创新故事新传说的大美的地方。

这时,不知谁家的孩子在山下唱起了歌谣:山色空蒙水亦奇,云雾弥漫,仙境在这里,邂逅游客,一溪溪流水笑声起,十里溪就是这般神奇……